

性別社會學 性別化的自我

首先，我們先來看個故事…

夏佐的生活故事

從小到大，夏佐一直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很簡單的家庭成員，父母親和一個大五歲左右的哥哥，好像沒甚麼特別，不過就是典型的核心理家庭，有著平凡的生活；父母親對待兩個小孩的態度，一直都採取比一般父母開明的方式，認為人格的養成比學校成績來的重要；夏佐和哥哥是極端兩種類型，哥哥積極進取、玩樂與課業分隔清楚卻依舊維持優秀的成績；但是她卻習慣以最小的力氣拿可以勉強過關的成績，不愛念書愛玩；父母親卻也從沒有拿這點來指責過她，只是不斷的說「妳做的到，只是妳不肯做。」。

乍看之下這樣的生活似乎很好，但是一直到夏佐高二那年，哥哥發現父親有除了母親之外的女性密友，再加上夏佐之後不小心出櫃，讓整個家庭氣氛陷入谷底；整個高三，就是在看似無休無止的爭吵、摔東西、醫院（因為母親的內耳平衡不好，一激動就容易眩暈昏倒）之間度過。而夏佐也在高中的時代，逐漸發現自己的與眾不同，喜愛相同性別的人，讓她著實惶恐了一陣子，茫茫然的尋找自己的認同，卻在自己不認同的時候，惶然希望整個社會可以認同她。就在這樣矛盾的情緒和充滿課業、家庭壓力的生活中過完高中生活。

一直到上了大學，大一上學期，夏佐沒有回家，企圖用不回家，逃避這樣的氣氛；也像脫韁的野馬，每天翹課在外和一群朋友遊蕩，半夜在外遊玩，白天翹

課在宿舍睡覺；但是寒假一回家，馬上就和母親起了嚴重的衝突；母親用尖酸刻薄的語氣把夏佐從頭到腳、由內而外徹底的罵了一遍，或許是因為上了大學之後夏佐逐漸找到自己的認同和適合自己的外型，看起來比較T，讓母親越來越不開心；也或許是一整個學期不在家，哥哥也不常在家，讓父母親在吵架的時候往往沒有中介者，母親也找不到發洩的對象。很久沒有回家的夏佐，一回家就產生極大的衝突，讓她整個寒假都感覺精神緊繃。

大一下學期，夏佐交了一個女朋友，也開始漸漸收斂起放縱的生活，專心在課業上；逐漸學習了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面對自己與家庭、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衝突，從一開始的劍拔弩張、以完全不回家做為因應，到之後能一個學期回家兩次到三次；夏佐覺得，自己與家庭之間的關係，似乎有朝向比較正面的發展。儘管問題依舊存在，卻有另外一條路徑，減少摩擦，增加問題討論的可能性。

大四，即將考研究所，夏佐決定報考高醫性別所，這再一次的在家庭中掀起波瀾，母親冷冷的說：「妳不要因為同性戀就去讀那個！」，父親雖然說希望夏佐有興趣就好，但仍然用略帶希望的語氣說：「妳不要那麼侷限自己啊。」，儘管試圖解釋性別研究所關注的諸多議題，夏佐卻覺得，父母親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堅持之下，依舊報考，父母親似乎也是無奈的妥協。

暑假，夏佐發現自己面臨多重關係的問題，幾乎複製了父親的所做所為；再一次的，選擇逃避，不斷躲避原本的女朋友，卻又無法自拔於另外一方；不斷的淪陷在一個自己設定的框架，自我封鎖。直到一次的課堂，教師與同學的鼓勵，

讓她總算鼓起勇氣面對，與原本的女朋友分手，然後熬過了一個極度折磨、精神耗弱的周末，又花了一周才漸漸恢復；逐漸脫離每天喝酒才能睡覺、每天菸抽不停的生活，開始漸漸步入常軌。

現在，看完了夏佐（我）簡單的故事，我們來討論…

性別角色與性別規範

在性別角色與性別規範這個範圍，我想分成社會和家庭兩個層面來討論。

家庭層面，我的家庭表面上似乎比較平等，沒有甚麼特別符合刻板印象；但如果仔細抽絲剝繭，整個家庭生活卻依舊是性別化的；舉例而言，父親是家中經濟的主要負擔者，母親則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此處另可談論父職與母職，然可能涉及過廣，不多加討論。另外，從小到大，很少有看到父親踏進廚房或是幫忙做家务的印象，是一直到近兩年，父親自己願意開始嘗試幫忙，才會看到這樣的畫面；然而即使父親幫忙做家务清潔，也經常是比較容易被聯想到與男性有關的工作，如更換燈泡、搬重物等等，洗碗或是掃地拖地，就比較少幫忙；而小時候家务工作的分配，雖然父母親會要求我與哥哥共同負擔，然而每次哥哥總是跳過不做，母親也不會特別責備他。母親也會要求我要學習下廚，但並不會特別要求哥哥，但有趣的是，哥哥對廚房卻展現了比我高出許多的興趣。

不過，在課業上，父母親卻不會完全要求所謂的「男理工、女人文」的刻板分類，反而鼓勵對理工不是很在行的我，盡量嘗試，不要因為困難就放棄；選擇類組的時候，也要我選擇三類組，告訴我：「如果試過了還真的不行，再走另外

一條路也不遲。」雖然最後我依舊選擇偏人文的系所，但這樣的鼓勵，與一般社會的刻板印象不大相同。

上面舉的例子都是小事，卻也顯示出，即使家庭表面看起來並不符合一般社會大眾眼中的刻板性別角色，但仍無法跳脫這個框架，在某些細節，仍然潛在性的遵循所謂的角色規範。

在社會的層面，整個社會對於性別的角色有特別的規範，只要不符合社會規範出來的性別角色，往往就會遭逢異樣的眼光或是被企圖扭轉、修正；以我和哥哥為例，哥哥就是異性戀、男性、身體形象標準、高學歷，可能就是屬於未來站在權力位階較高的中產階級；而我是同性戀、女性，即使我的學歷未來可能也能和哥哥達到同樣的等級，但是就同性戀與女性這兩點，就已經極度不符合社會對於性別角色和對其規範。

單純就女性這個性別分類，社會已經給予她一個明確的形象，要含蓄內斂、纖細健美、異性戀、皮膚白皙、長髮、合身的穿著…，然而就像上段所述，我剪短頭髮、穿著寬鬆中性、同性戀、外型陽剛，整體來說，我幾乎完全背離了所謂的「女性」的性別角色形象；而社會對我的「懲罰」（可以用這樣的詞形容），讓我連上公共廁所都產生恐懼，畏懼著那些打量、異樣、鄙視的眼神，更多的情況是直接告訴我：「男廁在對面！」或者是：「那是男的還是女的？」對於性別特質較為突出、不同於社會所規範的性別形象者而言，現在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友善的環境，更多的是會讓人產生恐懼。

簡單來說，家庭就是社會的縮影，在社會中所遇到的種種對我違反性別角色期待與性別規範的情況，其實在家庭中也早已隱約表現；就如同母親看到我的短髮說的：「妳爲什麼要把自己弄成這樣不男不女？」一樣。

親密關係與多重關係

人與人之間，經常遇到的就是感情問題，也就是所謂的親密關係。

在我的家庭，原本的親密關係都還算和諧，小時候每天晚上睡覺還會要跟媽媽親親臉頰才能睡；一直到哥哥發現了爸爸在外面有另外一位女性密友，而且發現了親密照片之後，整個家庭氣氛變調；此處另外牽涉到多重關係論述。

社會建構出來一對一關係的重要性，似乎人類原本就應該一對一的過一輩子；無論什麼性取向，都被鞏向一個理想的形象—兩個人，一輩子。就這樣的規範，讓社會對那些違反一對一關係，擁有多重關係的人，貼上「劈腿」、「背叛」等負面詞語標籤，而且牢不可破；然而，在現今社會，隨著這類情形逐漸增加（或者是逐漸浮上檯面），這樣的情形是不是才是一種主流？然而究竟什麼是主流，什麼又是非主流？爲什麼大家明明知道社會上大部分呈現的情況，卻依舊嚮往、朝拜著那被捧爲至高無上的理想境界？

到底在自然界，一對一是不是一個常態？是不是一個原則？然而，難道在自然界是一個常態，人類社會就必須要遵從這樣的法則嗎？更何況，一對一的親密關係，在自然界應該根本就不是一個常態；社會卻從各種層面不斷灌輸大眾，人與人的親密關係必須是一對一且牢不可破的，不管是電視廣告、新聞傳媒、報紙

文宣、學校教育、教科書文本…等等，凸顯的都是一個極為理想的親密關係，我們只會看到社會藉由各種途徑不斷的歌頌長久的一對一親密關係的偉大，卻不會看到有書本大肆讚揚多重關係的好處，因為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建構之下，這樣是「不道德」的。

在自己遇到多重關係的情形之前，我也內化了社會給予我的價值觀，認為所謂劈腿就是不應該，所以我知道自己的父親擁有多重關係時，當下除了驚訝之外，更多的是反感，接著連續兩個月拒絕和自己的父親有任何語言或是非語言的溝通；當時很不了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情形？難道他擁有的還不夠？一直到自己也擁有多重關係，才發現，這個社會太殘忍了！要一個人一輩子心裡只能放一個人，不能有其他可能性，是一件相當殘忍的事；然而，就如同 Allen G. Johnson 所說，每個人都在尋找一條阻力最小的路，我最終仍然選擇符合社會所謂「主流」的戀愛方式——一對一；就因為我知道，這條路對我而言，會是阻力較小的一條路；我知道我目前還不能承擔整個社會對於多重關係的各種批判和標籤化，所以，我選擇向現實妥協，也就是維持所謂的主流一對一親密關係。

非主流性別角色規範

整個社會是異性戀的，無庸置疑。

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我們到處看到社會歌頌著異性戀的愛情，文章雜誌報紙廣播音樂新聞…我們看不到性少數族群的身影，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即使有某些性少數族群發聲，也是非主流中的主流族群，例如，性少數族群中的同性戀，

我們很少看到跨性別族群的身影存在。

從我高中開始發現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開始，就覺得這個社會對我來說應該是顛倒了；原本以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怎麼忽然之間到我身上就全部變了調？衝破自己的自我混亂期，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社會排山倒海而來，對於非異性戀族群的壓力、壓迫與歧視。但是接觸了性別研究之後，我逐漸嘗試突破自己的界限，對於那些壓迫不再畏畏縮縮，反而學習面對並且對抗之。

然而，只有異性戀會對非異性戀的族群產生恐懼與壓迫嗎？卻也不盡然，我發現在非異性戀族群中也彼此存在權力位階的壓迫；似乎一個族群會藉由壓迫另外一個人數較少的族群，來建立自己的信心、權力位置與自尊，異性戀族群壓迫同性戀族群，同性戀壓迫跨性別族群，跨性別族群壓迫跨性別同志族群…再這樣下去我不敢想像被壓在最底層的會承受多少層面的壓迫和歧視。

異性戀社會也會描繪出所謂理想的非異性戀族群的形象，例如男同志應該要很會打扮和保養、很有身材、長的很高帥；女同志應該會有一個 T 跟一個 P，T 應該會是穿束胸、襯衫、牛仔褲、剪短髮，言行舉止像個男性一樣；這些想像不自覺的被非異性戀族群內化，變成一個衡量他人與自己的標準；所以當「不分」這樣的認同出現的時候，是不被很多人接受的，說這些人就像雙性戀一樣兩邊通吃；但是對我來說，所謂不分，只是一種企圖要逃脫社會標籤化所衍生出來的一種認同，不過，那是一種掙脫，還是一種逃避，我認為還有討論的空間。即使到現在普遍大眾認為比較開放的社會，非異性戀族群仍然按照這樣的性別角色，自

我規範、規範他人。

對我來說，我的外型是極為符合標準「T」的形象：短髮、抓髮蠟、穿著寬鬆、中性、穿束胸；許多人看到我往往第一印象就是：「啊，那裏有個T！」即使是在對性別具有高度敏感度的性別研究所，大多數同學第一眼看到我，依舊會有這樣的感覺，這點就足以說明我們是如何內化了社會價值觀；直到我自己表露我的認同「不分」之後，大家才會有種恍然大悟的表情，甚至會有種驚訝的神色；這樣是否也是一種突破框架限制的表現，我並不清楚，但我知道這樣是比較不符合一般大眾（甚至非異性戀族群本身！）的想像。

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社會

討論了這麼多，其背後最終的架構仍然要回歸異性戀霸權以及父權社會。異性戀霸權讓社會看不見非異性戀的族群，讓非異性戀的族群找不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甚至可以說，我們的社會根本不是「看不見」非異性戀族群，而是根本認為非異性戀族群「不存在」。社會總是為非異性戀族群找藉口，合理化他們（或是她們）的「異常」，例如，看到兩個女同志手牽手，可以解釋成「好姊妹」而已；一位男跨女的跨性別的姊妹，可以解釋成「大概是從小到大家裡都沒有異性」（某位跨性別姊妹的單親父親對自己的「女兒」做出這樣的解釋）；最常聽到的就是「大概是被異性傷害或是小時候有什麼心靈創傷才會變成同性戀」，種種的解釋，似乎這個社會非異性戀族群的存在感到不安和惶恐，似乎感覺到非異性戀族群「威脅」到主流異性戀的社會地位，所以，趕快找一些理由搪

塞、解釋他們（或她們）吧！趕快找到「原因」，這樣才能「治療、處理」，讓他們（她們）趕快回歸「正常」的生活！我們的社會價值觀是極度異性戀霸權的，企圖利用壓迫、歧視、隱而不見來湮滅、抹除非異性戀族群的存在，好繼續維護異性戀的社會結構。

然而，異性戀霸權真的是那麼單純的存在嗎？並非如此，異性戀霸權背後一個重大的因素就是父權結構的社會，父權結構的社會才是整個問題的中心點。整個父權社會是以男性為中心、認同男性價值的，女性被視為次等、不重要的，在整個社會中不管在公領域、私領域或其他面向，女性都是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

身為一個女同性戀者，兩個層面都不是握有權力位置的，照理說我應該是處在一個極為不利的位置，但可能是我仍是一個學生身分，對於整個社會的體認尚不如已出社會者來的多；我現在還能維持著我較為陽剛的形象，嘗試抵抗著那些壓迫；但就我所了解，年紀越大，向社會妥協的非異性戀族群就越多，「那麼中性，出去外面找工作真的很不好找啊！」，這是一個自我認同為T的好友說的；這讓我覺得很沉重，到底同志解放運動是否有達成其成效？還是，社會的那些壓迫與歧視，只是由明顯的外在表現，內化成大家自認為的「自我價值觀」？

父權社會並不只是對女性產生壓迫，同樣的，男性也受到父權社會的殘害；但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並未產生覺察；往往自己處於受害者的角色，卻依舊為施暴者說話、圓謊；這是現在的社會。什麼時候才能讓各種性別都能達成真正

的解放？我想這還是有很長一段路要走。